

乾隆

母芝第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春正月庚子諭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幾餘典學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繹湘載所不免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方來固足稱千秋法鑒卽在識小之徒專門撰述細及名物象數兼綜條貫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聞者再閱單行知取進庶幾副以御極之初卽詔中外搜訪遺書並命儒臣校勘十三經二十一史徧布鴻宮嘉惠後學復開館纂江玉瓊海甯兩廳額徵銀穀○諸書凡藝林承學之士所富戶誦家弦者既已薈萃略備纂念讀書固在得其要領而多識前言往林等奏僧格宗距賊巢不遠爲討愈精如康熙年間所修圖書集成全部兼收並錄極方策之大觀引用諸編半屬因類取裁勢不圖止就賊緊要處黏籤茲復詳一一徵其來處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爲不富然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清山徑寺北山後間道險仄難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首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除坊肆所售舉業詩文及民諺不能爲掩襲計因與宋元俊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騁編刻酬唱詩文瑣碎無當者均無庸採取外其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理學治法闢繁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註攷覈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爲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泊本朝上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沈潛經史原本風雅如顧棟高陳祖范任啓運沈德潛輩亦各著述成編並非勦說卮言可比均應槩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爲給價藏者卽槩令進呈其有未經鐫刊止係鈔本存留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並嚴飭所屬一切善爲經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擾但各省蒐輯之書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鑑別悉令呈送煩複皆所不免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敘列目錄注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指向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候彙齊送令廷臣檢覈有堪備閱者再開單行知取進庶幾副在石渠用儲乙覽從此四部七略益昭美備稱朕意焉○辛丑免奉天錦州二府額徵米豆○免浙江玉環海甯兩廳額徵銀穀○免山西大同等二府額徵兵餉米豆穀麥並太原等十四府州及歸化城各屬十分之三○壬寅桂林等奏僧格宗距賊巢不遠爲赴美諾必由之路賊層列堅碉據要隘臣等見分兵截取卡了一經得手卽籌勦此路至前綸地圖止就賊堅要處黏籤茲復詳繪呈覽再喇嘛寺西南兩面俱懸崖峭壁寺旁東向墨爾多山經該首封禁應飭官兵伐木縱火闢清山徑寺北山後間道險仄難行距甲木十餘里中隔郭松寨見在巴朗拉達木巴宗等處俱經攻獲雖南路兵力未裕賊富晉迫諒不能爲掩襲計因與宋元俊等籌畫密抽附近各隘兵剋期進勦得旨所見俱合機宜佇俟佳音當乘機速入擒獲逆賊也○癸卯諭湯廷璋久任封疆老成厯練前因其年逾八旬畿輔事務殷繁恐未能鉅細周到是以用爲刑部尚書見其精力尙未頽邁於部務自可從容經理乃於去年偶感風疾遽茲溘逝深甚軫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保所有應得卽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子祭葬諡勤懋○以崔應階爲刑部尚書嘉謨署漕運總督出江南河庫道署○乙巳諭諾穆親著來京陛見雲南巡撫員缺著李湖前往署理其貴州巡撫印務著圖思德暫行渡理○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彰寶奏諾穆親爲人誠見才具不能展布開拓每日准專心於奏牘簿書到任後從未一離省城卽兵

制營伍亦未校閱等語所奏甚是尙嫌其人告已遲諾穆親本一拘謹之人前爲司道時尙能奮勉供職及令署理巡撫屢形竭蹶其才具自難勝封疆重寄見已令其來京陞見李湖向來辦事頗能認真自擢任黔撫以來經理諸務更屬妥協滇省地處邊圉巡無一席較黠省尤爲繁要已有旨著李湖前往署理其貴州巡撫印務令圖思德曹謹李湖接奉諭旨後即前赴滇省諸凡加意整飭至於該省營制當積習委靡之後尤宜時加整顿昨已降旨令巡撫將督提各標代爲巡查考覈月刊王後即遵旨妥協辦理勿拘牽成例少存畛域之見其銅麻鹽井尤滇省要務更當實力調劑清釐李湖務益加奮勉副朕委任至意著將此傳諭知之○溫福等奏會頭溝爲小金川後戶奉旨命與桂林酌從間道進兵夾擊以掣城肘查斯底葉安一帶見已攻破與未過巴朗拉時情形迥異曾頭溝一路有兵擣其後戶直取底木達及布朗郭宗則美諾不能守於事有益總兵書明阿帶固原兵一千名已抵維州臣等一面咨會桂林一面行知書明阿令帶兵速赴會頭溝並令副將邑倫泰領西甯兵一千座抵沃克什一帶俟臣等攻抵美諾覓道往迎桂林其貴州兵二千陝西兵一千札知桂林令邇赴約咱接濟得旨是○丙午諭宋元俊自隨征小金川以來屢著勞績已節經加恩擢用總兵今據桂林等奏攻克卡了情形宋元俊甚爲奮勉著賞戴花翎以示獎勵都司李天佑亦甚勇往並令桂林遇有副參缺出越次奏補其餘任事出力之滿漢官弁均著查明交部議敘○戊申諭軍機大臣等據桂林奏攻克郭松甲木情形連得險隘碉卡擬卽乘勝迅擣賊巢甚爲奮勉溫福前奏斯底葉安山口賊碉已經攻破統兵圍攻資哩諒亦計日可得從此兩路夾擊實有破竹之勢逆渠自可迅速就擒但須豫爲設法防截勿令其畏懼逃入金川又煩申討方爲妥善僧格桑就獲後卽當在軍營嚴加刑訊凌遲示眾仍傳旨曉諭使諸番怵目警心共知畏懼設或澤旺此時將逆子僧格桑擒獻亦不可稍存姑息寬有蓋小金川乃內地土司豈宜如此跳梁梗命若澤旺擒獻逆子在官兵未進之前或可原於格外今賊眾竟敢抗拒官兵顯然叛逆不但僧格桑寸磔難免卽澤旺亦應緣坐駢誅之犯或念彼向爲逆子所拘不能自主姑可貸其一死但不宜仍留小金川之地卽移之成都尙恐其信息易通久或滋生事釁莫若卽將澤旺檻送進京派員沿途嚴行管束毋致疏懈至該處番眾則照黔省古州之例改作屯兵令其耕作自食不必官爲給餉養膳仍移設同知一員駐轄之久則漸與內地編氓無異自可永除後患而自打箭鑑至巴朗拉一路並照節次諭旨於章谷設鎮駐兵並於僧格宗達木巴宗等處酌設副將參將而約咱等隘則量設守備帶兵駐守使內地鎮營聯絡聲息相通且將土司地界從中隔斷是我得控制之勢而金川強侵伺之端方爲一勞永逸溫福等於軍務告竣卽行安撫籌議具奏○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溫福奏見在圍困資哩尙未能得手賊人俱藏匿碉內施放槍礮若銳於進攻恐兵丁或有損傷等語所見甚是資哩離賊巢甚近賊眾自心悉力守拒官兵攻擊自不可輕率卽稍遲時日亦屬無妨今早據桂林奏已攻得卡了東北山梁碉卡五處見在攻取達烏攻得後自可卽攻僧格宗該處亦偏近賊巢南路夾擊城首自更難於抵禦計書明阿王萬邦所帶之陝黔官兵將次可抵兩處軍營官兵續有增添聲勢愈壯且乘此新勝銳氣自必倍加奮勇勦擊賊寨無難

加兵嚴密攻圍絕賊水道糧道賊眾勢將自潰惟在溫福等相機勉力爲之若僧格桑竄入金川而索諾木竟敢抗不擒獻必當移兵申討卽令豫選之健銳火器兩營勁旅迅速起程卽或更須添調鄰省綠營精兵亦無不可果能並減金川實一勞永逸之計朕亦斷不惜費昨歲已撥餉三百萬兩解往備用將來並不妨再添撥三百萬兩見諭戶部查議另降諭旨此時部庫所積多至八千餘萬朕每以存積太多爲嫌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今較乾隆初年已多至一半有餘朕實不欲其多聚若撥發外省公車動用稍減盈積之數亦屬調劑之一端將此意亦令溫福等知之○癸丑建烏嘴木齊城駐兵屯田○丙辰桂林奏督兵齊集甲木合攻噶爾金其破大小碉十一石卡七城逃回東山梁屯踞其甲木山後小路賊布十甚密不能繞越進攻見與宋元茂密商探明可繞達烏直抵僧格宗路設法分路進剿得旨欣慰覽之益當奮勇前進想續增之兵亦當至營軍勢加勁自當剋日擒獲兇渠併待捷音也○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桂林奏十一十二兩日賊番俱燒山梁而來潛圖偷劫經官兵奮力擊敗並派兵設伏邀截所辦俱合機宜至所稱對仗時令土兵留心瞭望大半皆係金川番眾並見有金川頭人額諾等語昨據溫福奏稟獲賊犯沙拉訥係金川勒烏圖人並供金川派兵約七百餘令頭人帶領相助小金川等語是兩路軍營俱有賊兵自山梁潛來偷奪如出一轍必係金川之人暗爲指使其情甚爲可惡金川賊眾旣爲小金川出力抗拒或於兩路潛派賊兵截我之後以阻臺站餉道皆不可不防今陝甘兵已據溫福奏正月十五日可至軍營而貴州兵亦據王萬邦報稱十二月二十六日已抵成都正月二十左右可至桂林處是兩路續添官兵營勢甚壯正可合力夾擊擣穴於渠並各選派勇幹弁兵在後路嚴密防禦毋致賊人逞其伎倆最關緊要至我兵見攻之資哩僧格宗兩路均係小金川要隘金川助惡之兵更由何路徑赴賊巢則賊眾潛趨美諾之來蹤恐卽爲逆酋將來竄往金川之路不可不調問明確豫爲伏兵堵截以防僧格桑之駛走方爲安協至於索諾木竟敢顯然助惡更不必慮其知覺生疑此時若仍佯爲不知轉使賊人隱爲得計自應作爲桂林之意派明幹之人前往金川檄諭索諾木以僧格桑抗違教約侵占鄰疆及至官兵壓境尙敢率眾抗拒罪在不赦至爾金川本係無罪之人卽與僧格桑誼屬姻親原無緣坐之例且自爾父郎卡投誠以來承受大皇帝恩惠二十餘年今我兵攻剿小金川擒捕逆犯罪有所歸與爾金川無涉乃昨在卡了山梁望見小金川賊眾內竟有爾全川頭人在彼率眾相助而大兵所獲賊番沙拉訥係爾金川之人並供金川派兵七百頭人二名往助小金川之語則是爾金川竟顯與小金川黨惡甚爲非是並據沙拉供爾諭頭人止令看守山梁不令與官兵打仗今看此光景爾兵旣至小金川卽屬助逆之地盡行退還或僧格桑畏罪逃入金川卽行擒獻則平定小金川以後原可不波及金川仍得保守土境樂業安居爾若執迷不悟則剿滅小金川之後卽便移兵問罪見在各省精兵數萬已集軍營並選發八旗勁旅數萬合力攻擊小金川卽爾榜樣官兵所

至勦洗無遺彼時悔無及矣特爲明切檄諭利害兩自擇之如此傳檄既可使其知所儆畏並可覘其舉動若何以便相機辦理但所遣之人須擇明曉大義勇敢可任令其前往於事方爲有益如索諾木敢於抗違則勢難中止又莫若早爲籌辦桂林卽當據實具奏便可令京兵迅速起程赴川及早集事計汗騰龍所帶之添調陝甘兵三千名二月初旬外亦可至桂林軍營足資攻勦金川之用若如桂林前此之咨令停止陝甘兵丁一節未爲得當今亦不深責也至章谷一帶旣已札致阿爾泰嚴加防範甚中肯綮其餘有似此應行防守之處並宜一體留心○王戊諭前於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科會試曾降旨分別挑選各省舉人以疏壅滯閑今已逾六載業經加恩降旨於本年春闈後照例舉行但思前次挑選所有新中舉人不應遽行入選者止扣除切近兩科而派出之王大臣等於驗看時多取年力精壯之人是入選者仍係近科舉人爲多其科分較陳者仍致艱於與列豈朕設法疏通本意自應再爲參酌使官人造士並得其中方爲允協今計切近兩科如庚寅辛卯年分竟與本年直接卽推溯至戊子乙酉兩科距今亦不過五年七年舉子半屬年富力強所厯科分未久自會試中式以及中書學正學錄及敎習謄錄等項皆可資以進身較之乾隆初年舉人覈計懸隔三十餘年者實屬相去霄壤槩予甄錄甚非情理之平此次挑選著將乙酉戊子庚寅辛卯四科舉人均行扣除王大臣等就應挑各科舉人內量其鄉科較深而人材出色可用者列入一等以備分發各省試用俾得及鋒自效無憾久淹其科深而才力不至近衰堪勝司鐸之任者卽予列入二等以敎職銓選補用俱照例引見候旨定奪其按省酌定人數俱照上屆例行此朕愛惜士子慎重官方不得已調劑之苦心在厯試場屋者既不致坐傷遲延可以乘時報稱其初登鄉薦者亦宜安於資序本淺當知上進有階自不應希心速化於廣勵士風之道尤有裨益該部卽遵諭行○癸亥諭上年因不定河北運河等處遇夏秋雨水過多每不免於漫溢宜急籌修治宣洩之方以杜後患特派高晉裘曰修會同總督周元理履勘覈辦某尤所謂發帑興修見在春和水泮正屆開工之期自應及時經理興作但此兩河應辦工段極爲繁重所派承辦之員甚多動用錢糧亦大必須逐一妥協稽覈工程得歸實用周元理一人耳目恐難偏且該督有地方之責亦未必能常至河干著尙書裘曰修前往協同周元理將一應修濬工程及支銷錢糧等事董率各員妥辦實力稽查裘曰修仍不時往來其間悉心佽助務使大工迅速告成永資恬寧

朕特派大臣遴選帶領引見原係隨時辦理之事與驗看月選人員例派九卿科道著不同况驗看月官一事自朕臨御三十七年以來從未見科道等有將大臣驗看不公據實糾參者是特奉行成例難期實濟已可樂見若揀發人員已派大臣而復令科道隨班監察事出分歧旣於政體未協僚因各省請發奏到交部開列科道銜名辦理徒費紓回否則科道人數眾多朕又安能一一記憶爲之從中箛派乎朕辦理庶政止期務實若此等專事空名無裨國是實所不取恐中外不喻朕意將此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往岱參奏烏什哈達烏尼不遵號令請一併革職令其效力贖罪溫福崗內又稱烏什哈達私離汎地卽欲辦理烏什哈達

隨帶兵復往占據山峰等語伊等不遵將軍號令固不得謂之無罪但溫福卽欲辦理烏什哈達亦覺過當烏什哈達理應看守所占之處遷兵寄信溫福不應將兵帶回此其罪也但烏什哈達從前已曾攻破奪卡今棄山岡而能復行占據亦可以抵罪烏什哈達馬彪俱著加恩革職留任令其出力自贖溫福平時口吃在朕前奏事尙不能達其意性又頗露急躁官兵不知其如此心謂將軍性暴兵眾雜甚又因不能節克地方中心煩躁不論地險雪深一宋催迫官兵如此辦理恐失軍心不可不戒也再行軍之道固當嚴肅亦應審擇地勢酌量能行而後進若不惜兵力不論地之險阻惟知勇往直前恐於軍事反無所益數年以來凡臨陣退縮者朕必治罪然於山險雪深難於進攻之處並未嘗不愛惜官兵惟令催促前進也伍岱阿桂皆係舊人從前皆同溫福厯練行陣二人亦當將此情節婉勸溫福再此時書明阿張大經所帶之兵諒已陸續將到此兵到時軍威益盛爾等其一乃心力共圖減賊迅奏虧功○丁卯諭阿桂著授爲參贊大臣仍加恩將伊子阿迪斯阿彌達竟免回京○諭軍機大臣等伍岱參奏馬彪烏什哈達摺內密奏溫福自以爲是不聽伊言以至眾兵寒心等語朕以溫福性躁一時不能攻得資哩催促官兵前進以至眾兵寒心亦未可定至伍岱曾從兆惠經歷西路軍營又授爲都統參贊或遂輕視溫福又或伍岱竟有過失惟恐溫福參奏故爲先發制人之計烏拉齊之惡習如此均未可定在將軍參贊理宜和衷共濟方可以任事圖功今若以伍岱所參之摺卽寄溫福閱看伊必轉滋疑惑是以伍岱所奏文字已經焚毀但溫福在軍營實在如何舉動未能深悉從前訥親在金川時並未親臨戰陣坐守營盤是以將伊正法今溫福日與賊人交仗豈如當日訥親安坐營中任性追促官兵乎阿桂雖係提督然是滿洲世僕且在軍機行走多年係朕如恩秉瑕錄用溫福所行之事伍岱尙且奏及何以阿桂反不奏聞今伍岱所奏彼此有何爭競其何以不曉之故著傳諭阿桂據實密奏看來二人在一處於軍務大爲無益不如派伍岱隨往桂林隊內亦可將此一併密諭阿桂倅速據實覆奏○諭據桂林奏連日攻勦噶爾金前面山梁情形並於夜間設伏擊敗偷營賊眾及躡探路徑躋越碉卡各情形所辦俱好賊番屢次乘夜潛來偷劫必係金川所爲甚爲可恨十五夜間截殺五十餘賊雖足稍挫其鋒使之警畏惜未能盡殲其眾卽此幫助小金川一節索諾木之罪已難輕這前諭桂林選派勇幹之員持檄往諭不可少至索諾木旣與僧格桑句連一氣亦未必不防官兵之併爲勦擊固無慮此時之諭洩事機致賊首知覺準備也見在溫福攻勦資糧已得其對面山梁所有資哩賊衆計日可破今桂林復尋覓間道進攻果能得其要隘兩路俱可乘勝直入攻勦美諾勢如破竹若卽擒獲僧格桑處以極刑則諸番自然震懾軍務卽可告成但京兵行動聲勢甚大以此朕心尙未能遽定況用兵之事實非朕本懷不特金川險僻不欲窮兵驟武卽辦理小金川一節朕初意卽不肯加兵是以於阿爾泰格外矜原苦其誤全出於阿爾泰一人之意則與向年訥親之儻事何異是阿爾泰早經正法又豈能

僅子罷斥旋復授爲散秩大臣乎著將此詳論溫福桂林卽將見在情形通盤籌畫若索諾木藏匿罪首又不退還侵地不可不聲罪致討卽當奏請京兵遄往合力勦擊俟伊等覆奏到日以定行止○戊辰諭據徐續奏軍犯李作良自配逃回利津原籍經該犯之父李海赴縣首稟例應如罪人自首免罪但該犯屢犯竊案在配又不安分殊屬玩法仍擬斬決等語此等軍犯逃回原籍自屬怙過不悛之徒本無足惜但見經伊父首稟於律既有如罪人自首免罪之條自可量從未減李作良著從寬免死仍發原配地方嗣後有似此者俱照此例行但因首告而貸死已屬法外之仁止可一次若到配後仍不知懲又復敢脫逃雖有父兄等再爲首告亦不准其寬減於情法更爲允協著爲令○諭軍機大臣等伍岱密奏摺內有溫福自以爲是不聽伊言頗寒官兵之心等語朕謂將軍參贊在營辦事必彼此一心方於軍務有益今閱伍岱所奏則已露彼此不睦之意朕已將其摺片焚毀並降旨詢問阿桂然朕徹夜思維黨溫福知之轉生疑懼論溫福伍岱阿桂三人朕自信用溫福無反信伍岱阿桂之理卽前日溫福等奏摺遞到朕先爲閱看因其辦理烏什哈達頗爲過當朕卽以過當批之後始閱伍岱奏摺非因伍岱之言也總因溫福平素口吃性又急躁一時不能卽破資哩其心更增煩躁所以急欲嚴辦烏什哈達由此可以想見其性情矣然溫福身任勦賊其煩躁固宜卽伍岱阿桂亦豈有不煩躁之理此尙非溫福之過其曲自在伍岱若使溫福亦如當日訥親在軍營時偷安退縮從不至接仗之地但知嚴促兵丁進攻則不但伍岱應行參奏卽阿桂亦當聲明其故一同參奏朕昨日密寄阿桂諭旨竟不心機密卽令溫福伍岱阿桂同看或果係溫福性暴蔑視伍岱致寒將士之心溫福卽當改悔從前之失朕意伍岱在軍營較之溫福更多厯練或因一時不能取資哩恐溫福委罪於伊乃以此密奏爲先發制人之計其欲自占地步已屬顯然著溫福伍岱阿桂據實奏聞朕辦理庶務一秉至公從無偏倚如此反復申諭者正以伊等皆受朕重恩且當軍旅要務若彼此生釁必至誤朕大事至於此等瑣細朕亦不加深究著傳諭伊等各自屏去嫌疑合心共濟速冀勦滅逆酋以慰懸望○己巳 上御經筵○壬申諭軍機大臣等諾穆親奏滇省銅廠有應行查辦之事已派侍郎袁守侗馳驛前往雲南會同該署撫李湖秉公查審據奏到單內有布政使錢慶第三子起程及藩幕葉姓行二回浙之語二人係案內應行質訊之人著薩載富勒渾卽於各原籍密行查明迅委員押赴滇省質審仍行具摺覆奏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甲戌 上啓鑾幸盤山○桂林奏賊屯踞鳴爾金後山梁經臣密派備弁帶兵潛由甲木下溝進攻復飭侍衛將領等分領兵伏鳴爾金山下閭塉接應夾擊殲賊六十四粵大小石卡四十餘復攻邦科碉卡殲賊十五取碉房石卡二十餘餘賊潰竄樹林被東山梁賦救應上山東山梁陡險碉卡有金川番眾屯守若徒於此仰攻恐稽時日因與鎮將等一面攻東山梁一面設法度河龍隔岸阿仰地方並派弁兵裹糧從鳴爾金後山梁赴墨壘溝山嶺潛進貞路直抵達烏得旨一切皆合機宜佇俟大捷臺旨○乙亥諭軍機大臣等今日閱溫福阿桂奏摺不列伍岱之銜朕疑伍岱接仗時或有挫失及細閱摺內則仍有伍岱之名前因伍岱自恃軍營厯練又以朕用爲都統多贊遂先狂妄或因溫福自

伍岱至於不聽已降旨令伊等據實奏矣今觀此奏是非關伍岱之故必溫福阿桂以伍岱是烏拉齊人因藐視之朕用伍岱原以其久歷軍營欲其於行間出力至於信任大臣以圖集事豈有舍溫福阿桂反信伍岱之理溫福阿桂皆係滿洲世僕且爲朕任用舊人若如此居心是其識見與伍岱相等數年以來朕留心察看將軍大臣往往如是夫朕任用一人將軍等卽當體朕之心諸事含容冀服其心而得其力豈宜好生枝節轉開釁隙之端溫福見任將軍且加恩至大學士更應度量含宏隨材器使使人心翕服將士效命不應居心如此著傳諭令其改悔以收羣策之益○丁丑上駐蹕盤山○己卯桂林督營兵攻東山梁賊憑高固守對面阿仰地方賊人沿河設卡兵亦難暗渡因令總兵宋元俊王萬邦等仍力攻山梁派參將薛琮等領川練兵二千令土兵引路分兩路一由甲木翻山一由新得噶爾金後山梁繞道俱潛赴墨壘溝山嶺繞出東山梁後從上壓取比到齊時賊於山脊要路憑木城石卡堅守麾兵奮擊占據大木城四石卡二十一礮賊四十六追至牛山兩峰壁立徑險僅容一人賊據守山卡兵傷難進因令薛琮等帶兵暫屯仍飭上緊設法攻開取道直抵達烏得旨自當督飭官兵鼓勇向前亦應愛惜兵力免爲之一切併俟捷音○癸未溫福等奏接奉諭旨以見勦之資哩僧格宗俱小金川要隘金川兵由何路起賊巢命確訪伏兵豫堵查兩金川境壤相連據驗出沃克什之番民章喀爾等供僧格宗南半日程爲來章率來章南一日程爲金川所屬克舟九寨克舟距噶拉依不遠金川兵從克舟至來章從來章至僧格宗再抵美諾各該處均在美諾東北俟攻得美諾訪明各境分兵嚴防罪聞○甲申諭刑部侍郎員缺著吳壇補授吳紹詩著調補吏部侍郎袁守侗著調補刑部侍郎吳壇未到任之先吳紹詩仍著辦理刑部事務俟吳壇到任後吳紹詩再赴吏部辦事袁守侗見在出差所有刑部侍郎事務著閻循琦暫行兼署○調增福爲江蘇布政使以楊魁爲安徽布政使塘琦爲安徽按察使由提○乙酉免江蘇蘇州等屬道賦○丙戌上還京師○諭軍機大臣等桂林奏分兵先復革布什咱一摺所見亦是索諾木黨惡幫兵其情甚爲可惡將來之果否獻兇退地尚不可知與其籌辦於事後自不若豫發於幾先此時分兵直擊革布什咱使之猝不及防盡取其地既可懾索諾木之膽令其稍知儆懼兼可絕賊首要求之心且革布什咱既得興章谷聲勢相連我卡了官兵後路糧餉軍臺均可保無他慮而索諾木見幫小金川之兵若聞我攻取革布什咱之信自不暇復顧他人必將撤兵自衛金川兵一撤僧格宗失其所恃各隘踞守必懈官兵乘閒進攻自更易於得手溫福等可留心偵訪一聞金川撤兵之信卽加意攻擊自屬極好機會如此尤爲一舉兩得况見在所攻之東山梁及墨壘溝一帶地勢險仄不能容集多人官兵在彼徒爲閒住則分兵往襲革布什咱更可及鋒而用於振勵士氣亦爲有益但恐綠營積習因見見在攻剿山隘稍難思另攻得新地以爲掩挺而於應行急勦之要隘轉致稍懈於事甚有關繫桂林不可不知今汪騰龍已到軍營自應同桂林由僧格宗一路進剿近期掃穴擒渠而令宋元俊統兵收復革布什咱方爲妥協至所稱滿洲勁旅實遠勝綠營但番地跬步皆山非平地對仗可比云云此必桂林見成都滿洲兵無用又未深知健銳營之兵所向無敵實爲得力故有此言今京兵且不起

至溫福奏到時再行定止但溫福處尙有能帶兵之滿洲侍衛等而桂林處見在無人已令明亮及派出帶兵之侍衛十六人由驛馳赴桂林軍營隨同進剿卽用以督率綠營亦屬得力總期剋日奏功至所請再諭貴州兵三千名已飛諭署撫圖思德提督拜凌阿卽行選派聽候川省調取速卽起程○丁亥諭色布騰巴勒珠爾著授爲參贊大臣同豐昇額由驛前往四川軍營查辦伍岱案件○諭軍機大臣等溫福奏伍岱壅姦任性乖謬妄行著派御前大臣公豐昇額參贊大臣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前往軍營將所降諭旨至溫福處當面曉諭並詢問伍岱此等情事如果屬實卽革去參贊大臣作爲兵丁自備資斧效力○阿桂奏溫福性本急躁又因勦賊未卽成功督率言語未免過嚴侍衛將弁等雖懷畏懼不至寒軍士之心待伍岱亦無藐視形迹伍岱雖入經戰陣但不曉大體性好猜防至參奏馬彪烏什哈達並未送臣會銜臣意以爲不應參奏故未列名報聞○戊子諭副都統富勒渾著加恩賞銀一百兩無庸講訓明日卽馳驛追及派往四川軍營見已起程之護軍校巴克青阿等一路約束前往到彼後著溫福等酌量令其領隊行走○諭軍機大臣等據圖思德奏審擬歐額清婪索苗民一案已批交該部速議矣至另摺奏稱李湖前此詢出勘索情由未將該管道員龔學海指參不免意存迴護等語所奏甚當此案前據彰寶查奏時朕卽知李湖必因曾經保留龔學海之故礙於顏面不卽將案內情節專摺參奏當卽一面傳諭圖思德秉公查審一面令李湖明白回奏至李湖奏到亦僅以曾於巡查營伍摺內牽連繩及數語爲辭其迴護之迹究亦不能自掩已經節次批諭今閱圖思德之奏果不出朕所料李湖歷任司道辦事頗爲實心乃朕所深知之人是以擢用巡撫卽其保留龔學海一節亦曾降旨嘉于敘錄至歐額清滋事不法關繫苗疆雖前此曾著微勞業已賞銜獎勵豈可因此曲爲寬縱致令擾累苗民該管官不加究治原屬不合但其獲咎亦不至甚大李湖若卽據實查辦加參道廳等亦止照常議處與該撫保留顏面無關何必過爲顧慮此事殊不類李湖平日所爲至今案情畢露在李湖亦將無以自解但李湖係朕特加識拔在巡撫中尙屬得力之人朕豈肯因一眚輒加廢斥而其過失則不可不令其自知著將圖思德原摺鈔寄李湖閱看嗣後務宜益加策勵力矢誠懇以期永遠承受朕恩至龔學海亦朕所稔知前此已屬棄瑕復用嗣因辦理香要一案頗爲能事特由同知起擢道員昨歲因公議處復加恩從寬留任尤當感激報效此案龔學海設有受賄徇庇情弊非特不能保其功名卽立寘之法亦不爲過今所得止係失察處分至重亦不過革職留任而止但此後亦當引以自戒著圖思德將朕此旨詳悉傳諭龔學海令其益加儆惕實力奮勉於苗疆一切事宜妥協經理毋稍懈忽若再有瞻徇姑息之事則罪由自取不能復爲曲貸矣將此一併詳諭知之○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據富勒渾奏海塘潮水大勢自正月望汛以後分溜漸偏北面漲沙而行見在飭屬於西口門內外加緊開溝挖寬俾經中壘引河暢行無滯等語浙省海潮滔水趨向靡常朕兩次親臨閩視令將海甯一帶柴塘坦水加意培修用資防護至尖山等處漲沙形勢惟令較原勘築誌按月報聞驗其消長深知潮汛遷移乃其噓吸自然之勢非可以人力相爭施工於無用之地也邇年漸欲循赴中壘固爲可喜今復改趨向北亦其濶偏使然惟當於北岸塘工勤加相

度修築俾無衝齧之虞濱海田廬藉其保障方爲切實要務若開空引河雖亦尋常補苴之策而當滯趨沙激豈能力挽回正恐挑港鑿沙徒勞無益况浙潮靈奇非他處可比必有神默司其契豈宜強施人事妄與爭衡富勒渾止當實力保衛隄塘以待潮汐之自循舊軌不必執意急爲開溝引溜之計必欲以人力勝海潮也將此傳諭知之○以王太岳爲雲南布政使韋謙恆爲雲南按察使由翰林院侍郎

士遷

讀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

上

遷</p

以爲塘身距海甚近不可不豫爲籌備亦正未必盡然蓋潮趨南臺則蕭山一帶必當其衝然數百年來豈無一趨南岸之時未聞蕭山一帶受其害也或潮由中臺慮與南岸尙近則乾隆十六年朕南巡時海潮正由中小臺彼時南岸之塘去海遠近若何見在海潮趨北臺中臺尙未至何慮及蕭山乎著富勒渾卽行查明據實具奏周煌又稱石塘之說非倡自地方官乃該處民人自廢捐修起省具呈果爾又不當過於拘泥小民如果灼見利弊所在欲圖自衛原可聽從其便亦如民間隄堰坡塘隨宜築治果屬興利便有司自不當抑遏不從朕亦斷不因有前旨稍存成見也著富勒渾一併確查據實覆奏○庚戌桂林奏革布什咱已遵旨令宋元俊帶兵前往收復臣仍統將弁等由噶爾金一路進攻再攻革布什咱須由約咱章谷一帶取道若該處全復不必回原路卽從革布什咱連界之布拉克底雪山等處直趨達烏僧格宗與臣等見攻東山梁墨爾多山嶺兵中途可合已密飭宋元俊復革布什咱後分兵由間道抄合夾攻報聞○王子諭桂林奏攻復革布什咱之木巴拉博祖薩瑪多堅藏布覺等處共得地方七十餘里收復碉寨甚多招撫番民甚眾等語金川逆酋索諾木敢於侵占革布什咱地方且敢幫助小金川抗拒官兵其情甚爲可惡不特革布什咱係內地土司本應克復卽金川之狼狽爲奸黨惡不法亦當並爲勦滅不得謂之輕開邊釁也此次桂林分遣將備剋期攻復殲殺番眾兵氣奮揚足褫索諾木之魄辦理甚屬可嘉桂林未元俊及在事將備人等均著交部議敘○甲寅上關健銳營兵○乙卯諭溫福等奏攻克資理賊寨殺賊甚多見在攻圍阿喀木雅等語溫福阿桂調度有方將領等亦能奮勉出力從此軍聲益振自可乘勝迅撫賊巢速擒逆豎深爲嘉子溫福阿桂及在事之侍衛將弁等均著交部議敘○諭軍機大臣等桂林籌辦革布什咱一事甚爲安速昨已交部議敘桂林於前歲冬閒由按察使陞見朕看其人尙明白且知係鶴年之子昨歲春閒遇有戶部侍郎缺出特加恩擢用並著在軍機處行走俾得留心學習至伊奉差赴川時行走不過半年從前又未充當軍機章京並非若溫福阿桂之曾經練習軍務而自擢任總督以來措置悉爲妥協近日不肯坐待專攻墨壘溝而分兵收復革布什咱先發制人攻其無備尤合機宜朕以無意中用之不意其出息竟能如此深爲嘉慰桂林惟當益加奮勉以受朕恩眷辦事之道與學問無異不日進則日退桂林若因朕屢次嘉獎稍存自滿之念則非朕所期望於彼者矣至見已攻得革布什咱之木巴拉博祖薩瑪多堅藏布覺各寨其餘所侵革布什咱之地自亦無難收復然既有此舉動則金川總在不能歇手之中想索諾木此時未必卽作準備或可分兵直取金川出其不意卽將索諾木擒獲則勦擒小金川逆酋更屬易事况今派有明亮往桂林軍營於帶兵更爲得力設或急切不能進攻金川而桂林統兵由布拉克底雪山一帶直取達烏僧格宗彼處無賊守險自是最好且係僧格桑竄住金川之路所必經並可沿途邀截更不虛其狡脫尤爲一舉兩得但進兵之地距金川甚近恐索諾木或派賊番斷我軍行後路餉道此則甚有關係不可不防雖桂林昨奏令宋元俊星赴墨壘溝堵截金川救兵並令陳定國往約綽斯申布占奪申爾鑿壩以阻金川要路籌備固屬周到但番地山蹊僻境處處相通豈能信其心無他路潛越而土司心懷兩端者多卽如布拉克底昨歲雖曾出力收復明正

上司但近日曾聞其有差人往小金川之語亦不可不留心密爲防範總期動出萬全方爲妥善至於行軍機要本無定形朕於六七千里外豈能一一懸揣桂林惟當隨機籌度見何情形卽作何安辦朕惟專盼捷音矣將此由六百里加紧傳諭知之○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據海明奏德化縣知縣拏獲錢度家人王壽等八人查出銀二萬九千餘兩並錢度親筆家信有趁王壽回南寄歸二數好爲收貯或作地窖或作夾壁以作永久之計等語批閱實堪駭異錢度在布政使任內計三四年不給養廉前經黔省查出金玉器什約值銀四五千兩以上已出情理之外茲王壽等帶回寄家銀兩復至二萬九千之多若非婪索多贓安得有如許積聚必係虛事將發覺諭遣人寄歸蓄積埋藏以圖三窟之計且縱子售賣玉器數復盈萬並其家人亦私蓄銀六百餘兩是其贓私狠藉已非一日初不意錢度之負恩敗檢竟至於此可見營私貪贓之人實爲天理所不容今因朱一深揭報一節其贓蹟自然敗露正所謂天網恢恢近來辦理各省貪婪之案必徹底嚴究按法創懲以期綱紀肅清常謂司道大員必不致復有簠簋不飭之事不料仍有肆意婪贓盈千累萬如錢度之甚者實可痛恨若不嚴審究擬如官常國憲何彰實見駐永目未能親身審辦著傳諭責守侗李湖卽傳朕旨嚴訊錢度問伊任藩司亦非甚久卽支食廉俸撙節盈餘伊旣獲罪革職留任數年不給養廉之人因何積有金銀如許實係犯得何人其欲埋藏地窖夾壁是何肺腑移令其逐一據實供出儻伊狡猾不認卽嚴加刑訊亦不足惜伊子錢鄧等攜貨售賣多贓均屬可惡於沿途盤獲解到時亦著一併嚴審至其家人王壽旣爲錢度父子攜帶銀兩必係親信知情之人卽爲案內繫要人犯並著嚴刑訊鞠務得實情至錢度之事雖由朱一深揭報而發今既查出贓私累聚則伊自有應得重罪卽當另案辦理不必俟朱一深全案審明一併完結再錢度名下尙有應行分賠之項今旣有銀數萬兩不行交納反爲肥橐之計卽此一端更屬罪不容逭著傳諭責守侗李湖逐一嚴訊明確卽行從重定擬速奏所有錢度應賄銀兩若干前已完過若干並著李湖查明一併具奏至錢度罪重萬無可貸自應嚴加看守明正典刑若伊自知斷難倖免或致畏罪自戕惟於李湖是間將此由六百里發往傳諭知之○諭桂林奏克復革布什咱之吉地官寨及默資溝地方並據溫福等奏攻得阿克本雅情形辦理俱好但金川所侵革布什咱之地旣漸次爲我收復索諾木聞之自未必遽肯甘心退讓今默資溝雖已占據阻其應援而甲爾壘又豫約邏斯甲布擒獲果能將金川翦除其餘各土司更自畏威守法方爲一勞永逸桂林當酌量該處情形隨機安辦總以動出萬全爲要至另摺派兵堵截自不虛索諾木之復來爭奪但所收革布什咱地方若駐兵鎮守最多亦不過四五百名按汎分派爲數更少將來大兵旣撤不能保逆酋之不復出而滋事今宋元俊所統兵數甚多莫若趁賊人防守未定之時出其不意乘勝直擣其巢並將索諾木布擒獲果能將金川翦除其餘各土司更自畏威守法方爲一勞永逸桂林當酌量該處情形隨機安辦總以動出萬全爲要至另摺所奏墨望溝山嶺一帶擬將搶礮暫緩施放飭令各兵窪於巖洞藏伏賊番防禦久疲見此心必疏懈我兵即可乘機奪隘所辦甚合機宜亦屬出奇制勝之策其溫福所奏分兵攻勦善爾瑪美卡水蘭壘等處自當乘勢進攻務期速得至於西路賊人拒守資哩堅碉已閱數月忽爾棄碉奔潰及退至阿喀木雍正當死守而我兵一至卽張皇驚竄因係官兵勢盛賊眾力難再支或金川已

知收復革布什咱之信將所幫賊兵撤回自衛小金川人心惶懼不復能悉力抗拒皆屬情理所有但賊詭譎多端或因官兵深入暫避勇銳之鋒將賊眾撤退另由湖道抄襲我後以阻餉道軍臺於事甚有關繫溫福當加意慎防不可稍有疏懈官兵既已深入後路聯絡策應尤爲緊要溫福更當時刻留心隨宣布置朕亦不能於六七千里外一一悉爲懸揣也著傳諭溫福桂林並令汪騰龍鐵保知之○庚申諭福德見在出差理藩院侍郎事務著刑部侍郎鄂寶署理其刑部侍郎員缺著雅德署理雅德未到京之前刑部侍郎事務仍著鄂寶兼辦俟雅德到任後鄂寶即專辦理藩院事務瓦爾達著調補盛京工部侍郎並兼管奉天府尹其倉場侍郎員缺著申保補授○辛酉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來京陛見朕問及舒赫德據奏形容消瘦頗露年邁光景舒赫德身本單弱今伊家口已去伊父之事諒已聞知此雖人子理宜傷感但伊父年老既如此亦無可奈何舒赫德當自推遣以朕重爲要著賞寄荷包四箇令伊加意調養以期與朕出力○甲子諭軍機大臣等桂林奏攻得扎寨崖下碉卡情形設法調度深合機宜不意其竟能如此實嘉慰出於望外至所奏攻復革布什咱之沙洲黨匪亦俱安速今宋元俊督兵攻圍丹東並分兵次取覽拉喇嘛寺據稱務於日內全行收復剋期竣事其意似以收復革布什咱後即併力小金川迅爲埽穴擒渠便可完局此於善後之計尚未爲周妥索諾木敢於黨惡不法實屬野性難馴若不一併剿除終難保無後患且既將所侵革布什咱之地盡行攻得又戮其留駐賊番索諾木豈肯甘心不思報復不能不駐兵防守但大兵既撤之後革布什咱一處不便仍駐重兵儻索諾木出而爭奪少有損失又復成何事體自不若乘此併力勦定金川將索諾木兄弟槩行擒獲方爲一勞永逸之計溫福桂林務當通盤籌畫相機妥辦以期永靖邊圉○溫福等奏接奉諭旨以前奏金川及梭磨兩稟綱章嘉呼圖克圖譯其文義不甚相合命將莎羅奔及扎勒達克是一是二明晰具奏遵卽詰訊通曉番語兼能漢話之格特布及各通事據稱莎羅奔扎勒達克皆非人名番人稱出家爲莎羅奔謂掌管印信爲扎勒達克至索諾木不於東內列名因承襲土司未給內地號紙註定名字故不於東內稱名但以掌管印信爲詞其嫁僧格桑者乃索諾木之姊報聞

夏四月丙寅湖諭桂林等奏分兵四路連日攻得阿仰東山梁墨築噶達烏各地方是處爲賊堅要門戶峻險異常桂林調度深合機宜鼓勵將兵得此要地實屬可嘉在事之將領弁兵並著交部從優議敘○諭軍機大臣等桂林等奏設法進取分路奮攻調度甚合機宜將領弁兵等亦俱奮勇出力深爲欣慰已有旨交部從優議敘矣桂林從未經歷軍務乃能籌辦妥協若此特賞御用玉韁以示嘉獎鐵保汪騰龍亦各賞荷包一對益當加意奮勉迅成大功其將弁等出力攻碉殺賊者著桂林將備賞花翎分別賞戴但管格宗爲小金川咽喉恐賊眾捨死固守該處賊衆較大或尚須多兵分勦俟全得革布什咱後卽令宋元俊回至僧格宗協同其中如有勇往超眾不拘滿洲綠營並奏聞賞給巴圖魯等號傳將士等並知鼓勵王萬邦英泰亦著賞戴桂林既已攻得墨望溝達烏一帶險要見在進攻僧格宗賊畱南經受創心虧皆驚自必望風而靡官兵即可乘勝直入迅擣賊巢擒獲逆豎剋期成功但管格宗爲小金川咽喉恐賊眾捨死固守該處賊衆較大或尚須多兵分勦俟全得革布什咱後卽令宋元俊回至僧格宗協同

進攻若僧格宗碑卡易於攻破不須宋元俊之相助卽無庸急於調回朕意革布什咱若無全得其地已與金川相近此時索諾木似尙未能多爲準備宋元俊見統兵練亦不爲少或竟出其不意乘勝直進扼金川噶拉依之險官兵將來進剿尤爲得力果能如此則宋元俊之功不小但亦須審度萬全不可不惜兵眾冒昧輕進此等行軍機要朕亦不能懲斷著桂林與宋元俊迅速札商就該處實在情形熟籌安辦○諭據海明奏祇望錢度幕友葉士元帶有銀二萬餘兩見將葉士元及家人解演貨審等語實堪駭異前經海明查獲錢度父子寄回銀至三萬餘兩伊係數年不給養廉之人焉有如許積蓄其爲婪贓顯然已有旨諭該侍郎等嚴行審辦今截獲其幕友復帶有銀二萬餘兩葉士元在演作幕所得脩金據供每年不過八百兩即使託人營運豈能積至二萬餘金看來竟係宦主串合通同婪索實出情理之外深爲可惡著傳諭袁守侗李湖於該犯解到時卽行嚴加刑訊與錢度父子逐一隔別嚴鞫務得實情按法究擬毋任其狡展將此由四百里傳諭知之○免甘肃積年民欠○丁卯諭今日全魁於覆請折本事件全不記憶甚屬不堪著革去內閣學士在乾清門當差○王申諭軍機大臣等桂林奏續又攻得格烏巴柔那隆三處見在兇間進攻僧格宗所辦甚好此時兵氣益揚惟盼擒渠堵穴速得捷音至另摺奏報革布什咱之地正當乘勝進剿金川攻其無備乃合前遣陝定國往緝斯甲布調令發兵占據甲爾璽壘該酋業已發兵今既盡得革布什咱之地正當乘勝進剿金川攻其無備乃宋元俊飭令焯斯甲布番兵暫駐界上聽候調遣失此極好機會甚爲可惜蓋宋元俊見革布什咱全行收復其意已足遂不復計及金川尚不免狃於綠營習氣使宋元俊卽乘官兵新勝之銳徑擣金川據彼噶拉依諸險其功績爲何如朕賞功之典又當何如惜乎所辦僅止於此此次全行收復革布什咱本應予以優敘因此一失功過止可相抵矣又摺內稱該地當人心初定自應於要隘之處駐守官兵以資防範等語桂林所見亦誤革布什咱之地久爲金川侵占今經官兵收復節次殲其防守番眾甚多又殺其頭人三名索諾木豈有不知况聞索諾木已將幫助小金川之賊兵撤回必係知官兵復其侵地懼而自防尤當乘其未備之時出其不意先發制人今宋元俊辦理旣錯桂林卽應就近申飭不當聽其坐守觀望桂林在軍營節次所辦事務悉能妥合惟此一節則不免於失算至索諾木從前敢於占據沃克什之罪無異且又潛發城兵幫助小金川更屬黨惡無法卽使僧格桑就擒金川之事亦難歇手與其待彼匿允拒命再爲擒馴何如及此時豫辦之爲省力乎朕非必欲窮兵黷武但就見在情勢而論大兵旣撤之後豈能保索諾木之日久不出滋事是此城不除終爲番地之患不可不籌一勞永逸之策以靖邊圉今既有可乘之勢昨又傳諭文毅備調兵三千名兵力不爲不厚豈可稍事因循仍貽後患耶溫福桂林惟當竭力相機安辦勿止圖擒獲僧格桑便思完事○參贊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等奏臣等嚴訊伍岱據供前此副將色倫泰陣亡因總兵馬彪所領官兵並不遵照撥給而烏什哈達亦不遵派委是以自行具摺參奏自去歲十一月十三日進攻巴朗拉乘夜打仗綠營官兵鼓譟退回非我畏難不進又旣得巴朗拉以後日隆宗賊番先行逃遁並未敢妄報殺賊得功至前在成都趕程沿途更換驛馬有道員查禮

監放未嘗捨馬帶至軍營等語復傳集在伍岱隊內之侍衛官員隔別研究眾供俱屬相符請將伍岱革職留於軍營自備資斧效力贖罪諭軍機大臣等色布騰巴勒珠爾豐昇額辦理此事甚爲錯謬摺內但將無關緊要之事審實數款其有關係者如伍岱參奏溫福僅圖安逸並不親身打仗致有失機如果屬實則罪在溫福若無此事卽係伍岱居心奸險自占地步事之有無皆軍營官兵共見共聞有何難於剖白何以伊等皆未詳悉詢問卽或溫福誣奏伍岱伊等亦當並參溫福勘取兩造合詞定案不可徒就一面之供作爲證據再如伍岱奪取驛馬之事伍岱不肯認承卽當詢明更換何驛之馬提回質審斷無不得實情之理若止將跟隨伍岱之侍衛官員密訊伊等訐告伍岱卽係訐告自己且旁無證見自不肯承凡事務得實情斷不可以顛頽了事著傳諭色布騰巴勒珠爾豐昇額另取兩造供詞其中孰是孰非之處務再逐一審明具奏○乙亥實授李湖雲南巡撫圖思德貴州巡撫○丁丑諭諾穆親著加恩作爲頭等侍衛前往烏什換圖桑阿木京諾穆親至彼自備資斧辦理領隊大臣事務○以景福爲盛京工部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己卯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江西盤獲錢度父子寄回銀約三萬金並查出親筆家信有令伊子埋藏地窖火壁之語則其原籍必更有詭祕藏匿販私等事因令高晉薩載嚴行查辦今據該督等奏於伊江甯家內搜出埋藏銀二萬六千餘兩又查獲金子二千兩亦係埋藏聞拏寄贌合計又值銀一萬餘兩不意錢度竟敢於負恩狼藉至於此極實出情理之外伊乃數年不食養廉之人安得有如許積蓄而通覈金銀各項多至八九萬兩實係從何處婪得不可不嚴加刑訊徹底根究毋任稍有掩飾至伊子錢鄧不特在滇葵索多贓深爲可惡並據高晉等訊出錢鄧近在常德定原任定遠縣知縣陳長鈞之女爲妾並聞伊設計哄騙致墮術中卽此喪心敗行亦非人類是錢度父子情罪均極重大恐外間尙未能盡得實情著傳諭袁守侗李湖卽將錢度錢鄧迅速嚴行審訊明確定擬具奏一面將伊父子送委安員小心隔別管押解送來京承審或有不實不盡經朕另行訊出惟袁守侗等是間途次或有疏虞致令畏懼自戕則袁守侗李湖獲罪不小伊二人豈不復思見朕耶將此旨由六百里發往傳諭知之高晉等原摺並抄寄閻看○以葵應彪爲貴州布政使由按察使遷○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溫福等奏南北兩山打仗情形及索諾木澤旺使人稟詰伊等酌量曉諭等語看來阿桂處殺賊甚多所辦甚屬奮勉溫福雖亦攻勦未能痛殲賊番此心必處略覺費手然亦當設法前進以冀成功至伊等曉諭索諾木來使令將僧格桑獻出已屬錯誤且又賞給段匹其誤尤是索諾木未助惡之前以是語曉諭尚可今同惡相濟已屬顯然又何可佯爲不知與之言語乎再逆酋所使之人未必實爲索諾木所使或僧格桑使其冒稱索諾木均不可定儻係僧格桑所使伊豈肯卽行遵諭即使索諾木遵檄縛獻則索諾木轉爲有功之人將來金川之事辦乎不辦此等賊匪狡詐百出斷不可信今雖力竭計窮願求免死豈能保其示遠不復反乎總之事已至此務將索諾木一併擒獲兩金川地方全行平定方可永除邊患再索諾木澤旺聞知色布騰巴勒珠爾豐昇額一至軍營卽使人來賊中因何得信甚速或試探消息或竊來請安均未可定溫福必當留心不可墮其狡計再索諾木稟內有掌管佛教之語看來此等番人狡而信佛色布騰巴勒珠爾

本係蒙古若因賊匪崇尚佛教略爲姑息是即爲其愚弄朕伊等前往原爲誠賊安邊並非令其將就完結豈可徒爲草率之局乎○調革謙恆爲貴州按察使以圖桑阿爲雲南按察使由謙道遷○壬午軍機大臣等議准陝甘總督文綬奏安西道移駐巴里坤改爲屯田糧務兵備道照舊兼轄哈密開展烏魯木齊等處其原轄之安西府請就近改歸甘肅道管轄該道更名安肅兵備道至安西府一缺仍移駐淵泉縣甘州府一缺就近改歸涼莊道統轄該道更名爲甘涼兵備道所有巴里坤道同城旣有滿兵且統轄哈密等處時有清文事件而所轄丞卒又俱滿缺應請將巴里坤道於陝甘兩省滿員內揀調其烏魯木齊糧道係屬差缺今糧務已歸巴里坤道兼轄此缺請裁從之○戊子諭鄂寶著調補理藩院侍郎其刑部侍郎員缺卽著雅德補授雅德未到任之先仍著鄂寶兼署○諭瑪興阿見在出差刑部侍郎員缺著裨克托調補所遣兵部侍郎員缺著期成額補授期成額未到任之先著慶桂兼署○庚寅賜金榜等一百六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癸巳以喀爾宗義爲內閣學士高樸爲左副都御史具由給中選○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桂林等奏攻勦達烏東岸山梁及間道襲取甲爾木等處帶二六人員聞有陣亡自以籌畫未能周密請交部嚴加治罪此可不必桂林自統兵攻勦以來屢次克捷故官兵倍加鼓勇行軍之道豈能常得便宜卽小失亦不足異斷不可因此氣沮致生畏怯惟當益勵銳氣切齒逆凶急圖殲滅爲陣亡諸人報仇方不愧統兵之任至所奏陝甘續調之三千兵與南路相距見在咨商溫福就近調赴軍營等語此項兵丁前經溫福奏請撥赴西路備用今桂林旣因需兵接濟調往南路溫福處再爲撥補已諭令文綏將陝甘豫備之三千兵卽派員帶領赴川矣又桂林奏果洲一帶山溝四月初有連日雨雪之事此必賊番扎答所致其法在番地用之頗效然亦可用扎答阻回見在派善用扎答之三齊拉布薩哈勒索丕二人令翼長富瑚章京扎勒桑帶領馳驛分往溫福桂林軍營備用該處番人及紅教喇嘛內多有習其術者著溫福桂林留心訪覓精通扎答之人隨營聽用使賊番技無所施此次進攻碉寨對仗時多係金川賊眾且聞僧格桑將我兵未經攻獲之地許給金川甚爲可惡溫福等前將索諾木差人賞賚遣回尤爲錯謬索諾木敢於黨惡梗命其人來至軍營必係僧格桑詭計託言金川所使以售其奸皆不可知自應留而不造嚴刑訊鞫令其供吐實情或可稍得賊中要領豈宜仍行放回轉藉以安定番心實爲失算溫福等或因有此一節進攻稍懈則誤事更爲不淺嗣後如再有賊番差來須拘禁營中嚴加刑訊務得實供並派妥員解京聽候審問勿再如前貽誤

五月乙未朔溫福奏色布騰巴勒珠爾聽信員外郎明德之言總以招致賊人爲是臣勸阻不聽原議剋日攻取阿喀木雅南北山梁今官兵意中皆謂賊番不久卽降自三月二十九日修卡後至今未修亦未攻奪至伍岱聞色布騰巴勒珠爾前往審訊豫遣人迎接至營審訊卽欲將伍岱開脫因臣在旁遂交明德辦理伍岱明德倚仗色布騰巴勒珠爾之勢朋比爲奸陷臣於罪難逃洞鑒諭軍機大臣等溫福奏色布騰巴勒珠爾種種妄行不可仍在軍營著將伍岱鎖拏卽交色布騰巴勒珠爾同軍機章京明德押解來京其帶去章京等仍留軍營隨隊進兵又諭色布騰巴勒珠爾人本糊塗因其屢次懇赴軍營向亦練習軍務遂令代爲參贊猶

諱切教誠冀其自知改勉不意到軍營後不思協力勦賊偏袒伍岱據其一面之詞苟求溫福欲加之罪以致進勦事宜月餘延緩其乖張貽誤之罪實無可逭色布騰巴勒珠爾所有爵位職任著俱革退並將明德軍職領寧解京訊究至所奏溫福在軍營如實有欺罔之處或未過巴朗拉而捏稱已過未得資哩而詭稱已得其罪自無可辭卽朕亦不肯廢法曲貸乃所指不過分改十二人供詞及資哩非由攻得兩節均屬毛舉細故況番人新濟古勒原係擒到活口訊明正法其餘十一人俱有姓名首級或當初未及鞫訊卽予駢誅補寫供詞本亦無關輕重至溫福奏得資哩原招亦稱賊人露有奔逃形迹因得其碉寨並未捏報打仗殲戮之事覈其節次所奏溫福並未涉欺本無可加之罪至於行軍要領惟功罪大端不容稍有欺僞而批覽軍書躬親籌畫亦斷不能逃朕之洞鑒若細微節目略爲粉飾乃軍營所常有朕亦不過於吹求朕賞罰一秉大公諸臣果能忠誠爲國朕酬勳從重眾所共知溫福亦當感激思奮督勵將士竭力進攻擒獲逆豎仍與桂林商辦進剿金川事宜和衷共濟迅奏膺功○丙申諭色布騰巴勒珠爾聽明德之言偏護伍岱欲陷溫福致誤國家軍旅大事豈尋常貽誤可比色布騰巴勒珠爾所有職任已盡革退但念伊前在軍營尙屬出力著加恩令伊于鄂勒哲依特穆爾額爾克巴拜承襲貝勒其明德伍岱一併解赴熱河交軍機大臣嚴審定擬具奏○諭侍郎鄂寶派往四川一帶有應辦事件著卽馳驛前往所有隨帶司員景祿著一併馳驛○免直隸滄州等十五州縣廳積年民欠○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哈國興在滇見無緊要事件而此時官兵進討小金川正需太員統率著哈國興馳驛前赴溫福軍營毋稍滯遲○諭舒常永平均著授爲領隊大臣前赴四川軍營舒常派赴西路永平派赴南路○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等奏桂林在軍營乖張捏飾各情形實出意想之外已派福隆安馳驛前往查審並諭阿桂迅往南路辦理進兵之事矣福隆安未到之前仍令桂林辦理阿桂不可豫有洩漏但據奏桂林毫無定見一切機宜恐不能措置恰當見在進剿小金川甚關緊要阿爾泰受朕厚恩且係舊時總督軍營之事本無可諉其卡子及章谷一帶有應派兵防守者急須妥辦經理以防賊番抄截至攻勦僧格宗一路尤應相機速辦阿爾泰不可推諉因循致滋政誤至所奏丘心憤怨恐致變生於事更有關繫昨從後山進攻官兵失利人情未免驚惶素老成所奏當不虛妄且其事關繁甚大非若色布騰巴勒珠爾等之偏袒伍岱博摶細故劾奏溫福可置不問者比一經審實桂林卽當從重治罪見在進剿機宜甚關緊要阿爾泰年力已衰且平日未諳軍旅帶兵進剿不可無專主之人因思溫福一路阿桂之外尚有豐昇額爲參贊著傳諭阿桂速赴南路統兵若阿桂先到成都卽在彼候福隆安到時同往若福隆安已過成都阿桂速赴軍營毋稍刻緩桂林自簡用總督以來屢次克捷朕不料其出息若此喜出望外今阿爾泰奏到情節又不料其荒唐若此可駭亦出意外而官兵傷亡過多金川罪無可赦索諾木之必當倚勦更不容緩昨溫福一路爲色布騰巴勒珠爾等所耽誤方冀桂林